□责任编辑:陈士奇 □美术编辑:陈惠婉
□电话:0595-22500062 传真:0595-22500084 E-mail:qingyuan@qzwb.com
泉州晚报 2026年1月21日 星期三

众生

腊月蜡梅开

□王 丹

腊月午后,阳光带着七分慵懒三分羞赧,我在承天寺里漫无目的地逛着。忽然,一缕似曾相识的馨香绊住了我的脚步,循着气味找去,果然是蜡梅。

那株蜡梅的褐色枝条横斜逸出,枝上簪满花苞,个个饱满,远远望去宛如一颗颗黄色的糖豆。已经盛开的花朵小巧精致,花瓣层层叠叠,轻薄如绢,质感如蜡,阳光映衬下,更显通透鲜亮。风一吹,花香暗暗浮动,几只鸽子也闻香而来,并排站在对面的寺脊上,"咕咕咕"地欢叫着,毫不掩饰对蜡梅的欣赏。

记得我第一次见蜡梅,是在老家的后山。那时也是腊月初,虽然院子东墙旁已经堆了高高的木柴栈,母亲仍担心过年炊糕炊粿、烹鲜煮肉时,柴不够烧。于是趁着出日头的好天气,她又背起筐篓,带上我一起上山拾柴。

可进山后,我就一心想着玩了,很快丢掉手里的枯枝,一会儿跑去听鸟儿鸣唱,一会儿蹲着看钻洞的虫儿。逗鸟捉虫的时候,不经意间抬眼,我突然发现几点鹅黄从一片绿意中"漏"出来,仔细一闻,空气里还飘着若有似无的甜香。本以为是什么美味的果子,走近一瞧,竟是花,我觉得有趣,立马大声呼唤母亲过来看。

没想到,母亲与这花是"老相识",她瞥了一眼枝头,告诉我:"那是蜡梅,这花开了,说明腊月到咯。"听我问这花的名字怎么写?母亲想了想,不太确定地说:"应该是腊月的'腊'字吧。"说完又念叨着蜡梅花开,年兜也近了。

初见倾心,我当下还伸手拉下低处的蜡梅枝条,努力将鼻尖凑近,恨不得把那股清甜的香气都吸入腹中。碰到软乎乎的花瓣,感觉触感温润,我还忍不住用指头反复摩挲了几下,谁知力道没控制好,碰掉了几个花苞,不禁感叹这花还挺脆弱。之后再跟着母亲上山捡柴,蜡梅树成了我的固定"打卡点",树上含苞待放的花骨朵还被我当成"计时器",随着它们陆续绽放,我就知道春节快到了。起初,蜡梅树上只有星星点点的花朵盛开,到了腊月中旬,枝条上接连冒出不少花骨朵,待到小年,一树蜡梅就开得热热闹闹,从远处看犹如繁星洒落。那段时间下山,母亲的筐篓里不仅装了枯树枝、松球、松针等可以充当燃料的柴火,还常见几枝带着花苞的蜡梅。也是从那年开始,家里过春节都会摆一瓶蜡梅在厅堂,明黄的花朵与门上的大红"福"字互相映衬,亮眼又喜庆。

(CFP 图)

后来查阅资料,我知道了蜡梅的标准写法,正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提及:"蜡梅,释名黄梅花,此物非梅类,因其与梅同时开花,香又相近,色似蜜蜡,故得此名。"在民间,这种花的花期在腊月,人们又将它称为"腊梅"。不仅现代人喜爱蜡梅,古人对它也是青睐有加。北宋诗人黄庭坚就在《戏咏梅二首·其一》中称赞蜡梅:"虽无桃李颜,风味极不浅。"在他看来,蜡梅不似桃李涂脂抹粉,反倒有一种清逸出尘的气质。南宋诗人陈与义在《同家弟赋蜡梅诗得四绝句·其四》中,则用夸张手法描绘过蜡梅的香气:"一花香十里,更值满枝开。"

现在每到腊月初,母亲仍会给我打来电话,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雀跃:"团仔,后山的蜡梅花又冒花苞了。等你过年回来,那些花就全开啦。"我懂母亲的言外之意,知道她心里的盼,比蜡梅的香还要绵长。因为蜡梅花开,是过年归家的信号,也是母亲期待与我团圆的滚烫心意。此刻再看眼前盛开的朵朵蜡梅,我知道,归家的日子,近在眼前了。

每日佳句

精神上的轻盈,比衣柜里的断舍离更重要。

食事

一碗沙茶面

□李志宏

"走,吃扯面去!"住在安溪老家小镇上的人,都习惯把沙茶面叫作"扯面"。这种面汤不过寻常模样,滋味却格外诱人,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,也是游客们一尝就印象深刻的特色美食。

提及沙茶面的妙处,老饕定会说到它的浓郁汤头。一锅用大骨熬出的醇厚高汤,兑上五香、咖喱和辣椒调成的秘制酱汁,转眼间就变成红亮的沙茶汤,滋味咸鲜香辣,富有层次。我偏爱镇上老面馆的沙茶汤,老师傅熬汤很有讲究,先是把花生酱倒进锅里与骨汤一起小火慢熬,待汤水变得油光透亮,再拌入虾酱继续煮。汤快熬好时,老师傅还要往锅里添一小勺辣椒酱,听说这样做既能提鲜又能增味。若是客人爱吃辣,加汤时老师傅还会多给一小碟辣椒酱,让大家根据个人口味改变汤的辣度。

(CFP 图)

煮沙茶面时用的通常是碱水面,它的质地顺滑,吃起来颇有嚼劲。闽南人煮沙茶面一向随性,抓一把面条,配些新鲜青菜,一起放进笊篱入沸水中烫几分钟,捞出来盛在碗里。接着切两块卤豆干或卧一颗煎蛋,再浇上提前熬好的高汤,一碗沙茶面就算做好了。若是家里有客人来,沙茶面的配料会变得多些,比如加入炸醋肉、卤大肠、嫩鸭血或牛肉丸。靠海的人家,煮沙茶面时更爱加些新鲜的海味,有时是刚打捞上岸的虾、小管,有时是肥美的花蛤、海蛎或鲜贝。将它们烫熟后铺在面上,海的鲜甜与沙茶的浓醇碰撞,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。我老家还有一样特别的沙茶面配料——猪皮,将它卤得软韧入味,再搭配沙茶面一起入口,口感糯而不腻,滋味咸香,是不少本地人吃面时必加的"心头好"。

我更爱香辣口味的沙茶面,每次吃的时候还要撒一把蒜泥搭配。那一口面的香气在口腔中"炸"开,鲜中带辣,滋味好得不得了。大冷天里,这样一碗热汤面下肚,额头定会微微冒汗,感觉比蒸桑拿还痛快。比起打包回家吃,我喜欢在面馆里用餐,不仅是趁热吃,面更筋道,还因为经常能碰见熟面孔,大家坐着一起吃面,聊家长里短,也让一碗沙茶面多了些特别的滋味。

如今,沙茶面遍布闽南城市的大街小巷,配菜和口味变得多样,也俘获了更多食客的心。就像泉州古城中一些售卖沙茶面的小店,虽然没有显眼的招牌,店内仍经常挤满了人,店家忙着熬汤煮面,食客随心往碗里加料,不大的店面里满是烟火气。随着冷链物流的日益便捷,面、汤和配料可以分开真空包装,一碗以前只能在老家吃到的沙茶面,现在还能寄送到天南海北,让在外打拼的游子随时尝到家乡的味道。

又到了四九寒天,气温接连骤降,让人愈加依赖热乎乎的食物。我此刻就惦记着沙茶面,心里琢磨着不如今晚"复刻"老家的味道,按照老师傅教的方法,自己熬一锅沙茶汤,再下一碗面,哪怕配料简单,也算给这冷天添份暖,更借这口熟悉的咸鲜香辣,慰藉下藏在心底的乡愁。

天伦

与父母合影

□王 郁

那天,上幼儿园的女儿回家后告诉我,老师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,让每个小朋友挑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,然后打印出来在课堂上展示,为其他小朋友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。

于是,我打开电脑里的文件夹,陪女儿一起挑选照片。从她出生后,我们一家三口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拍些亲子照,可以挑的合照还真不少。过了一会儿,女儿忽然转过头,问我:"妈妈,这么多照片,怎么没有看见你和外公外婆的合照?"

女儿的问题让我顿时一愣,仔细回想,自己好像很长时间没和父母一起拍照了。想再确认一下,我将手机、相机和电脑中存储的照片都翻看了一遍,最后只找到一张和父母的合影,根据上面显示的时间,我才想起这是为女儿办满月酒时,跟拍的摄影师随手拍下的花絮照片,已经过去许久。那一刻,我心头涌起愧疚,自己这些年一心只知道围着女儿转,无形中却忽略了对父母的陪伴,连一张合照都没再和他们拍过。女儿见我迟迟没有回答,便凑过来挨着我,像个小大人似的对我说:"妈妈,你应该和外婆外公多拍合照。"我鼻头一酸,随即点头答应:"好,我们一起陪外公外婆去拍漂亮的全家福。"

可当我提议去照相馆拍照时,母亲却一直摇头拒绝,说自己老了,拍照不好看。父亲也跟着附和:"是啊,别浪费钱了。"我只得反复劝说,最后还使出"杀手锏",对他们说:"这可是小宝的心愿,她说想把一家人的合照带去幼儿园,让小朋友们看看最爱她的外公外婆。"说完,我又学着女儿的语气,拉着母亲的胳膊晃了晃,撒娇道:"拍照花不了多少钱,就当我们一家人出去散心,好不好?"在我的软磨硬泡下,父母最终还是答应了。

拍照当天,父母都有些紧张,因为很久没有拍照的缘故,两人的表情和动作都有些不自然。摄影师见了耐心引导说:"叔叔阿姨靠近点,亲密一些拍照才好看。"父亲闻言有点不好意思,犹豫片刻,才抬手搂住了母亲的腰,站在他们身后的我见了这一幕,不由得弯起嘴角。摄影师手中的相机快门轻响,我与父母的新合影也就此被定格。

这天,摄影师为我们一家拍了全家福,还为父亲、母亲拍了不少合照。合影时,母亲坐在椅子上,笑得眉眼弯弯,头轻轻地靠在父亲肩上。父亲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脸,一手还抬起做出"耶"的手势。那一刻的父母看起来不像携手走过半生的老夫妻,眉眼间露出的喜悦,更像一对恋爱中的情侣。

拍完照的返程路上,母亲念叨着照片会不会不好看?父亲则悄悄问我什么时候能拿到相册?看着父母眼里藏不住的期待,我忽然明白了他们并非真的抗拒拍照,而是习惯了将需求藏在心底。我也不禁反思,父母正在一天天老去,头发逐渐变花白,脸颊上的皱褶越来越多,自己能和他们一起拍照的机会还有多少次呢?

几天后,我去照相馆取回制作好的相册,女儿开心地从中挑出一张全家合照,说要带去幼儿园展示。母亲一边翻看相册,一边感叹时间过得太快,原来上一次拍全家福已经过去五年了。听了母亲的话,我心里五味杂陈,也反复提醒自己,以后要多抽时间陪伴父母,常带他们出门散心、拍照留念,用镜头记录我们相聚的画面。不要给父母留下遗憾,也别等双亲老去,才懊悔没能给予他们多些陪伴。

四季

冬日的"终章"

□聂 难

日历翻到最后一个冬令节气,大寒就裹着湿冷的风,带着年关渐近的讯息,不疾不徐地如约而至了。

每到这个时节,闽南乡下的寒意都像浸了水的棉絮,一落在人的身上,丝丝凉气便会不停往骨头缝里钻。清晨推开窗,透过拂面的冷风,可见远山近树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冷雾里。那些雾气漫过田埂,还会在稻茬上留下点点露珠,阳光一照,犹如撒了满地的碎银。窗户玻璃上的白雾渐渐散去,早些时候挂在瓦片的薄霜化成了细密的水珠,风一吹,便顺着屋檐滴落,在地面砸出小小的水洼。想起长辈们常念叨的"大寒暖,春寒早;大寒寒,暖到端",我忍不住想,今年大寒这般湿冷,是不是预示着即将迎来一个暖春?

家门前那棵老樟树依旧郁郁葱葱,偶尔才有几片不够厚实的叶片被风带走。树下的麦冬草,依旧透着浅浅的绿,始终不见衰败的迹象。时而几只麻雀飞来落在老樟树上,叽叽喳喳地叫几声,一下打破了冬日的静谧。它们还会扑棱着翅膀飞到邻居家,偷啄几口晒在竹篱边的谷粒当口粮。不过只要听见脚步声靠近,麻雀们便不再停留,立马四散飞走,只留下一串残影和寒风掠过枝叶的轻响。

这个季节的屋内,是另一番暖意融融的景象。和往年一样,外婆总爱在这时炖一锅热气腾腾的排骨萝卜汤。灶台上的砂锅咕嘟作响,肉香混着白萝卜的清香飘出厨房,引得我频频回头。汤炖好后盛在粗瓷碗里,氤氲的热气模糊了视线,舀一勺汤喝下,暖流从喉咙滑进胃里,瞬间驱散了浑身的湿寒。外公不爱喝汤,就捧着一杯热茶,慢悠悠地啜饮,不时和外婆唠几句家常,话语里满是对来年的憧憬。这样的时光平淡无奇,却让人不知不觉间品出了几分幸福的滋味。

在城市里度过大寒,少了几分乡村常见的野趣,但仍可以看见不同的景致。比如我家小区门口的银杏树,此时已经抖落了大多数黄叶,仅剩几片固执地挂在枝头,看起来别有一番韵味。早上出门上班,我都得先去便利店买一杯热咖啡,将它握在手里,好让冰凉的手掌多些暖意,也抵御路上的湿冷。到了周末傍晚,我喜欢泡一杯热茶,坐在窗前赏景,看天边泛起一抹淡淡的橘红,等夕阳余晖为远处的高楼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。寒冬腊月的日落总是格外的快,往往不过片刻,橘红就褪成了浅灰,街上的行人裹紧外套步履匆匆,路边商铺的灯光次第亮起,暖黄光晕驱散了些许夜的寒凉,城市的夜就这样伴着湿冷慢慢铺开。

都说大寒是"冬之尾,春之始",在闽南地区总能找到不少实物印证这句话。瞧瞧城中街边的绿植花卉,小叶榕的叶片翠色不减,菩提树依旧长得枝繁叶茂,芒果树也悄悄抽出嫩梢。三角梅仍然擎着艳色花朵,不惧湿冷立在寒风里,炮仗花的藤蔓则泛着新绿,悄悄攒着力气,等春来时攀墙绽放。

大寒这个节气,看似是冬日的"终章",实则更像春日的"前奏"。此时万物都在悄悄积蓄着力量,如同田垄里嫩芽正攒着劲破土,挂在枝头的花苞已经悄悄鼓胀,就连墙角的苔藓,也借着微湿的寒气悄悄舒展。瓦上的霜露、枝头的残叶、路边的新绿,都在无声诉说着寒冬将尽,暖意不远,只待一阵春风拂过,万物便次第苏醒,田垄泛青,繁花绽放。

回首

家 瓮

□王雪玉

老屋的堂屋一角摆着几口瓮,因为长时间不用,表面都蒙着一层灰。早年间,这种物件在闽南家庭很常见,它们通常用陶土烧制而成,由瓮盖及瓮身两部分组成。

过去本地人家里的瓮都不止一口,它们还有大中小之分。其中大瓮的口径较宽,瓮腹向外凸起,好似小娃娃吃饱后圆鼓鼓的肚子。中瓮和小瓮则是缩口的造型,瓮壁仅有微微隆起的弧度。这些瓮上的纹饰、色泽、功用皆有不同,比如外观釉色油亮的是大瓮,人们会根据时节更迭,用它来存放稻谷、小麦、花生等农作物。有时也往里装水,用于烹煮三餐或喂养家禽。中瓮和小瓮的花纹多些,有的是竖纹,有的是条螺纹。但它们的颜色不如大瓮亮,看起来灰扑扑的,平时多拿来储存黄豆、红豆、豌豆等杂粮。以前家里要腌制咸菜、鸭蛋和豆豉,或是酿制酱油和地瓜酒,大人们也将容量不大的中瓮小瓮当作容器。有些人家还依据时令把不同的食材"请"进瓮中,比如大暑节气让绿豆颗粒归瓮;或是到了霜降时节,就往瓮里装地瓜;又或是惊蛰的时候,在瓮里储藏蚕豆。

在我小时候,老屋"灶脚"里常年放着一口黝黑的大瓮,底部还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。那时的我个子矮,看那口瓮总觉得格外高大,即使踮起脚也够不着瓮口。以前每天清晨,阿嬷都会出门去家附近的公用井汲水,再用扁担把井水挑回来注入"灶脚"的大瓮里。有时水太多快溢出瓮口,阿嬷还得拿水瓢舀一些出来,倒进灶上的两口大锅中,之后一口锅的水用来烹猪食,另一口烹煮一家人的早饭。

阿嬷十分爱惜大瓮,时不时就拿布擦拭瓮身,因此虽然常年被烟熏火燎,瓮的表面一直锃亮如新。每到过年前夕,阿嬷总不忘叮嘱我们这些晚辈给瓮身贴一对春联,自己则抓一把新硬币撒在瓮里,说是有招财纳福的好寓意。

印象中,从腊月开始,放在大瓮里的农作物总会快速消耗,尤其是到了春节,家里招待的亲友一多,地瓜、花生经常被大人们从瓮里取出来当茶配,转眼间就消失大半。正月里,不少杂粮被拿来制作成点心或炸物,原本盛满的中小瓮就陆续变空了。等谷雨时节一过,雨水减少,家人、长辈们会赶紧趁着晴天,把家里的空瓮全搬出来,一字排开摆在土埕上曝晒。母亲和阿嬷还得拿丝瓜络将瓮里里外外刷擦一遍,再逐一检查瓮身有没有出现漏气的小孔。最后,父亲会点着数把豆禾杆子扔进每个瓮里,刹那间,瓮内噼里啪啦的燃烧声此起彼伏,鼓噪人的耳膜,热闹得像过年放鞭炮似的。这样做的目的,听说是为了把瓮里的水汽熏干,好让之后存放的东西不易受潮变质。

后来定居城里,我还是会不时回一趟老屋,看看那些"家瓮"。它们一直待在老地方,表面蒙了灰,模样却未改分毫,大瓮腹身依旧圆鼓,中小瓮的纹路仍很清晰。"灶脚"里的那口瓮也在,如今的我伸手就能摸到瓮口,不再需要踮脚。不同的是,少了农作物、杂粮和井水的填充,那些瓮都变得空落落,它们静静守着老屋,等着像我一样的归人,借由它们回望逝去的旧时光。

茶余饭后

冷飕飕的深冬

●我们在这个大冰箱里睡着了,每个人的嘴边一大团白气,身上压着数十斤布堆,再也没有寒冷了。 ——李娟《阿勒泰的角落》

●我知道"冬"毕竟是"冬",摧残了许多嫩芽,在地面上造成恐怖;我又知道"冬"只不过是"冬",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,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。 ——茅盾《冬天》

●冬天,大地被冻裂了,江河被冻住了。再冷起来,江河也被冻得咚咚地响着裂开了纹。冬天,冻掉了人的耳朵,冻破了人的鼻子,冻裂了人的手和脚。 ——萧红《呼兰河传》

●冬天的气味或许算不上一种气味,它清例纯净,有时给鼻腔带来酸涩的刺激。 ——苏童《关于冬天》

●没有风,雪落得很轻,很匀,很自由,在地上也不消融,虚虚地积起来,什么都掩盖了。 ——贾平凹《冬景》

●冬意最浓的那些天,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,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。 ——冯骥才《冬日絮语》

●时候既然是深冬,渐近故乡时,天气又阴晦了,冷风吹进船舱中,呜呜的响,从篷隙向外一望,苍黄的天底下,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。 ——鲁迅《故乡》